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一级文学创作、潍坊市作家协会原主席林培真（穆陶），1942年出生在安丘市兴安街道林家屯村，于2025年6月17日深夜，安详离世。

穆陶老师1997年当选潍坊市第一届作家协会主席，我2001年3月至2005年6月任市作协秘书长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与穆陶老师结识后，他爱国主义的永恒创作主题，质朴谦和与刻苦创作，系我楷模。

怀着一颗金子般的心，他奔波看望过贫寒中坚持创作的农村作者；曾让我帮着到有关部门，为农村某贫病老人申办低保。他从不自夸，但凡是提到潍坊较出名的文学作者，都是褒奖，从未有过文人相轻。全市的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由他上任主席时的几十人，经过精品主题策划、重点作者培养、加大扶持创作、健全交流培训等措施，数年后达标入会者成倍增长。

二十多年前，当我说想通读二十四史，他便指点前四史写得最好，可重点读。我采取泛览精读，收益颇多。我写的专著《破解村民自治十大难题》，获山东省第十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，与中国社科院学者合著的《农村党支部工作手册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，穆陶老师都写了评论，在媒体发表。

穆陶老师共发表3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。六部长篇历史小说、一部文论、一部诗词，均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。2015年出版作

怀念作家穆陶

◎张乐生

品集成《穆陶文集》。其中长篇历史小说《红颜怨》上下两部，获1988年泰山文学奖；《林则徐》获全国“八五”优秀长篇小说奖；《落日》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；《孽海情》被评论家和读者赞为好看的长篇小说。《屈原》获台湾罗贯中历史小说奖。这个奖项面向全球华人，三年一评，共评出两部获奖作品：韩国出了韩文版，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连载。论文《呼唤人民的文学》获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。1995年他被授予“山东省十佳文艺工作者”称号。

穆陶老师的主要创作，横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新时期文学和2017年之后的新时代文学。他深知在所有文艺门类中，只有文学，尤其是长篇小说，才能全方位反映民族精神和社会生活。他用一系列作品，构建起从战国到明清至近代的宏大历史叙事。如他写鸦片战争的《林则徐》和《落日》，笔锋所向，是在“内”而不在“外”，重点写中国人精神状态，而不重在写炮火的战争。上上下下，三教九流，都在历史潮流的漩涡中挣扎着走向自己的归宿。

穆陶老师身体瘦削，耳聰目明，拼劲儿很足。2002年，他说《屈原》写了大半，在家里面琐事多，不能安心。后来我推荐他到一处处宾馆，他昼夜苦战，一个月时间就大功告成。他用精品力作，讲好中国故事，传达中国价值，借古喻今，启迪未来，昭示出新时

期、新时代文学的广阔天地，在潍坊这块热土上浩荡展开。

他出身于农家，成为著名作家，既有刻苦努力，又赖天资聪颖。祖父上过几年私塾，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。父亲虽穷但乐善好施，做过小商品经营。家里四个孩子中他是老大，都没钱上学。祖父的藏书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千家诗》《说岳》之类，都被他翻烂了。十一岁了，父母仍不提让他上学。等不及，他约上两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小伙伴，去离村三里的小学报上名。生米做成了熟饭，父亲犹豫一会儿便答应了。入学第一天，老师问了几个问题，然后让他插班到二年级开始学，该上四年级时，又跳到五年级，四年上完了六年的学。每个学期考试都是第一名，校长送给他一本《鲁迅小说集》。

考入安丘第一中学后，初二就在报纸发表了诗作。不料他患上肺结核，只能退学。一年多后病养好了，自学了高中课程，根据成绩，考上大学是有把握的。可命运之神又一次拦路，父亲突然去世，母亲有病，作为老大，自然得挑起全家的重担。为谋生，穆陶老师从事过收税员、会计等职业。由于养病期间读了不少医书，他报考了山东中医学院的函授班，1963年毕业。此后穆陶老师成为家乡公社医院的医生、院长，又调到安丘县卫生局、潍坊市卫生局。1985年，他决心放弃从事了22年的医疗卫生岗位搞

文学创作。时任文联主席常溪，慧眼识人，把他调进市文联。

2022年春，他告诉我要写范仲淹，需到其留下足迹的地方调研，身临其境体察北宋人的心境。我钦佩穆陶老师选择这个题材，适合他的写作风格和炉火纯青的驾驭能力。我与穆陶老师规划自驾探访的第一站，是到范仲淹墓之后，随改嫁母亲来居住过的滨州，看滨州范仲淹纪念馆。第二站，去四度做过京官的开封，再赴其做过知州的邓州、苏州、杭州、延安……可身体状况一直不允许远行，这成了他永远的遗憾。

这一年多，精干瘦高、两眼和蔼有光的穆陶老师，开始神怠忘事。今年五月中旬，他发微信让我去他家。我赶到了，他一开门却吃惊：“你怎么来了？别耽误你工夫啊！”我手机里仍保存着他去世前不久，发给我的警语：不少事情值得深思，某些历史需要改写。

引领潍坊文学创作的穆陶老师虽已远去，但他以美好映照美好，用坚韧回应苦难的精神力量，将继续温暖并激励着后来者与读者。其人其文，风范长存。以《怀林培真（穆陶）先生》悼念：

医术医官复转文，欢情瘦骨两嶙峋。
史藏万卷分橱列，月浸三更运思频。
屈子行吟落日叹，则徐望阙草海嘆。
谁言人生终须老？笔挟风雷留千春。

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【仙吕·醉中天】

赏小提琴协奏曲

《化蝶》有感

◎张恩勤

旋律犹莺啭，蝶舞翩跹。振翅如同将手牵，信步于伊甸。一曲情惊乐坛，千年绝恋，惹人长夜无眠。

【中吕·满庭芳】

走进潍河公园

◎张庆海

观冲天巨龙，凤凰浴火，浩淼蒙蒙。栈桥飞架烟波纵，灯塔入云中。喷泉起、歌舞动，长夜来、落地星空。得悠静，游廊漫行，拥着潍水好柔情。

【中吕·满庭芳】

海边消夏

◎高永敏

踩着细沙，浪奔脚下，轻触丝滑。远方海浪层云驾，翻卷如花。沙滩上、潮来浪打，海风起、气爽神佳。来消夏，休闲密码，心阔荡天涯。

潍坊东风桥

◎衣明峰

横跨双区如彩弓，浪淘唐宋贯西东。名镌青史匠魂傲，声彻苍生黎庶融。虹影长随舟楫动，楼台每共凤鸾融。石雕瑞兽安澜处，灯火云霞映红。

老黄瓜

◎张希良

院子里浓密的桂花枝叶，挡住了夏日毒辣的太阳。一阵夏日的微风贴着墙面徐徐吹来，竟然还有那种如沐春风的感觉，风是治愈闷热的最佳良方，树永远是躲避暴晒的最好地方。早晨那阵阵鸟鸣声，被我的到来驱散到了几十米外。在这样的氛围里，坐在小凳子上看看院子里的花草，瞧瞧妻子种下的满园蔬菜。此时，感觉自己被各种清香给包围了。

在我抬头看天的时候，忽然又被院子里的这一畦茁壮成长的黄瓜所吸引。说是一畦，其实也就二十株，院子本就不大，勤快的妻子又喜欢什么蔬菜都种上一点。

在之前的好长一段时间里，我真没弄明白：这些长在藤蔓上的精灵为什么叫黄瓜。明明通体都是墨绿色，头上顶着黄花，身上长着绿刺。难怪市场上卖黄瓜的老刘总忘不了那句：“顶花带刺好不鲜嫩的黄瓜啊！”我瞅着这些还没爬满架的黄瓜，心里在猜想：难道是因为它头顶上的这金黄色的花朵，人们才叫它黄瓜吗？

记得去年秋天，黄瓜下架了，叶子开始枯黄，藤蔓上那几只不成器的小黄瓜瓜纽，成了标准的歪瓜裂枣，影响了小院的美观。我想干脆把它提前处理掉，腾出空来种秋天的蔬菜。在整理那些半枯萎的残枝败叶时，不经意间，发现在栅栏边那丛月季花根部位置，竟然也爬过去了一根瓜藤，我隔着那一丛月季向外一扯，嗬！发现藤上竟然牵着一根大黄瓜，通体都是金黄色。至此我才恍然大悟：刻在印象里的青绿色黄瓜，都是我们在它还没成熟时就摘取了，因为如果等到它老了变黄了，也就没法再食用了。

回房间后，我赶紧上网查了一下，原来黄瓜也属外来物种，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中原的种子。

最开始人们不懂得吃黄瓜要趁嫩，一直等到完全成熟了，才发现其表皮已变成黄色，里面的籽也变黄，因此就叫它黄瓜。由此我也想到，人们经常说：假如一件事情努力了半程，最后却失败了，往往就会说：“这件事又黄了！”

我再次回到院子里，近距离接触尚还幼小的黄瓜，用手指轻轻托起那根毛茸茸的小黄瓜，仔细端详它头顶那把金色的倒挂“小雨伞”。此时恰巧有一只蜜蜂飞过来，可能它压根就没注意我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，径直飞进了这朵金黄色的花蕊上，就像皇帝登上了金銮殿的龙椅。不过没等我打开手机拍照，它就忙碌一会儿，展翅飞走了，也许是认为黄瓜的花朵里压根就没有多少蜜汁可采。那在外围等待的小鸟，忽然又飞回来了，就在我头顶的桂花树上，“喳喳，喳喳”地摆动着脑袋不停鸣叫，它的叫声分明是在向我挑衅，因为我影响了它的觅食。

妻子从房内推门走出来，小鸟因惊吓扑棱着飞走了。妻子是去外面垃圾桶扔垃圾，在从我背后走过的时候，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真是个傻瓜！满脸褶子像个苦瓜。”我立马笑着回了她一句：“你才是瓜，你就是个老黄瓜！”



光影潍坊

摄影：袁丽丽

拍摄地点：青州市王府街道

泉韵辉渠：百泉之乡行思录

◎葛本文

在那个鲜花盛开的季节，我们一行，从安丘的石埠子镇走齐鲁天路，沿着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西行，观赏着安丘西南山区的美丽景色。一路上，盛开在公路两边的黄色金鸡菊，随着微风摆动，像迎接远方的客人，摇头微笑，憨态可掬。

车到辉渠镇，山色便缠绵起来。层叠梯田如天梯垂落，松柏黛色点染峰峦，雾霭浮沉处，水汽已无声浸润衣襟。此地素有“百泉之乡”美誉，百余眼清泉自玄武岩隙汨汨而出，或如珠玉迸溅，或似碧绸铺展，滋养得山村灵秀、岁月温润。我循水声而行，欲擒时二者腾空遁去，唯留蹄痕与纤足印，印证仙踪。郑板桥当年踏访，亦为山泉倾倒，挥毫题咏：“横看似琴侧如鼓，红衣少女池边舞。”如今少女们在传说，泉畔唯见画家村檐角飞挑，写生者以彩笔挽留住“水如眼波情无尽，山似眉峰聚复开”的亘古画卷。

珍珠泉在雹泉村吐纳千年。立于池边，但见水泡自石缝激涌，粒粒晶莹似玉珠迸溅，又若冰雹玲珑，故名“雹泉”。苏轼任密州知府时惊为神赐，题“神泉”二字；明县令毅安甫更名“廉泉”，以水之澄澈喻为官之道。泉后雷神庙香火旺盛，所祀非仙非佛，乃秦汉名将李左车。将军归附韩信后免生灵涂炭，乡人感念，尊为“雷神爷爷”。涎辰日方圆百里香客云集，祈愿声里，历史战绩与泉水灵性早已交融难分。掬水浅尝，清甜中似有金戈铁马的回响。

温泉村的“海眼”则别具温情。30平方米泉群蒸腾暖雾，最大一穴如菊心吐蕊。传说沂山娘娘病体沉疴，浴此泉而愈，遂有

“温泉女人好福气”之谚。新妇以泉水炊饭，米粒莹润喷香；冬日在石槽浣纱，十指不冻反添滑腻。坝内莲藕肥白，锦鲤悠游，岸柳翠竹掩映水汽，恍惚江南。泉边女子言笑晏晏，许是常年受暖泉滋养，眉目间自带不惊不躁的静气。

步入下涝坡村，恍入宋时旧梦。石屋错落，溪流穿巷，石板路被水流磨出温润光泽。山泉汇成清溪三折，北溪潺潺，南溪泠泠，终合为东西主脉汨汨西去。老翁坐石桥闲话，幼童赤足追鸭，潺潺水声成了村落绵长的呼吸。其间岁月，应验了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——留山御马沟神泉不过岩缝一缕，却孕出老龙湾深潭，当年鲁饮此水麾师南燕，今人仍携桶虔取“仙水”，祈愿的岂止安康，更是对自然灵性的亘古敬畏。

百泉如珠，散落辉渠青嶂间。归途回想，但见梯田叠翠，泉溪映日，方知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非虚言——绪泉古池的朱字标语，早化作民宿檐下的灯笼，写生者的画板，以及陶罐中留山小米的醇香。清泉不止润物，更涤荡尘心：金牛池畔挥毫的板桥，珍珠泉边悟道的苏轼，乃至温泉村濯足的农妇，皆在泉韵中照见生命本真。

百泉之水，原是大地血脉，亦为时间容器。盛着金鸡山的箭羽，龙泉寺的烈焰，更盛着今日游子对灵性故乡的渴慕。离山时掬一壶泉水，返城后沸水点茶，看叶片舒展如初春山色——所谓乡愁，不过是一盏泉水的距离。

父亲的党员徽章

◎浩平

在我家的老木柜深处，藏着一个褪色的红布包，一枚徽章正静静地躺在里面，这是父亲佩戴了多年的党员徽章。每当我轻轻抚摸着它，那些关于父亲的记忆也随之涌上心头。

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，兄弟姐妹众多，生活拮据。但年幼的父亲却像一株倔强的野草，对书本里的世界充满渴望。那时村里没有学校，他就每天跋涉十几里山路去邻村求学。寒来暑往，他踩过白雪，蹚过溪流，即便裤脚沾满泥泞，夜晚也要趴在昏黄的煤油灯下，一笔一划地抄写课文。

求学的艰辛不仅锻造了父亲坚韧的品格，更在他心中种下了改变命运、传递知识的火种，激励他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。任教期间，他白天为学生授课，夜晚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等著作，还主动为村里的成年人扫盲，教他们识字、算数。

凭着突出的工作表现和扎根教育的热忱，父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入党那天，父亲眼中闪烁着从未有过的光芒，他小心翼翼地把党员徽章别在洗得发白的外套上，对着镜子照了又照。最后，他用指腹轻轻摩挲着党员徽章，声音低沉而坚定地说：“这不仅是一枚徽章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”此后的岁月里，父亲用行动将这份责任写成了最朴实的信仰答卷。

那时学校的条件十分简陋，教室里只有几张歪斜的旧桌椅，黑板是用墨汁刷过的木板代替。即便如此，父亲却坚信只要有学生，就有希望。那枚党员徽章，始终端正地别在父亲的胸前，在纷飞的粉笔灰中，在漏雨的屋檐下，在结冰的窗棂前，随着他讲课的身影轻轻晃动，仿佛在无声诉说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坚守。

有一个冬天大雪封山，村里的学生无法到校上课。父亲得知消息后，把教案本塞进褪色的帆布包，踩着厚厚的积雪，挨家挨户给学生送课。母亲心疼地劝他：“歇一歇吧，别冻坏了身子。”父亲却笑着摇头。

夏日一日，党员徽章别在父亲胸前，默默见证着温情的故事。村里有一户人家特别贫困，家里的孩子连饭都吃不饱，更别提上学了。父亲知道后，主动承担起这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。从那以后，少年的课桌上多了温热的饭团，课本里夹着父亲手抄的习题。多年后，这个少年成了村里第一个叩开大学之门的人。

父亲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，却将这份赤诚的信仰化作岁月的银针，以三尺讲台为布，粉笔作梭，在破旧的黑板上织就知识的经纬；以泥泞村路为卷，脚印为线，将辍学孩童的希望缺口一一缝补。他用布满粉笔灰的双手，踏遍山村的双脚，将“为人民服务”的誓言，绣成了共产党员最生动的模样。

如今，每当我的指尖抚过这枚党员徽章，滚烫的敬意便在胸腔翻涌。斑驳的金属表面镌刻着父亲半生风雨的印记，也凝结着一位普通党员用毕生时光书写的无声誓言。